

教育观察

当学生问我『为什么要活着』

李碧莲

前段时间,校长信箱收到一封学生的来信:“亲爱的校长妈妈,您好!我想问您四个问题:为什么要活着?活着的意义是什么?为什么大家说死亡很可怕?既然生命的终点是死亡,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?”

工作20多年,我收到过各种各样的信,但这是第一次,一个孩子把这样四个问题郑重地摆到我面前。起初我想:这个孩子遇到了什么困难?但读着读着,我意识到这不是“求救信”,而是“探索信”——这个孩子正在叩击人类最古老的命题。

这封信一直揣在我心里。我读到了一种清澈的深度。这个年纪的孩子大多问的是“今天吃什么”,但他问的是“为什么要活着”。他的心灵没有被日常琐碎填满,这份深度思考的萌芽多么珍贵。

我读到了一种坦诚的信任。他把如此重要的问题交给我,这份信任既让我感动,又让我感受到肩上的分量。

我还读到了一种求索的勇气。如果结局注定是死亡,过程还有什么意义?面对这个问题,孩子没有回避,而是勇敢地抛出来,这本身就是强大的生命力。

我开始反思: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太忙着教孩子“有用”的东西,而忽视了这些看似“无用”的追问?当孩子开始思考生死,我们是说“别想太多”,还是愿意坐下来陪他聊一聊?

我决定,用回信陪这个孩子走一段思考的路。“亲爱的孩子:谢谢你愿意把这么重要的问题放到我面前。一个会问‘为什么要活着’的孩子,一定正在很认真地感受这个世界。你问的这几个问题,其实也是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头脑反复追问自己的问题。我没有办法给你唯一的‘正确答案’,但我想和你分享一点点的感受:

关于‘为什么活着’和‘意义是什么’。我想,活着本身就是为了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。意义或许就藏在平日那些让你心跳加速的瞬间:吃到好吃的眯起眼睛,读到一句诗突然鼻子一酸,帮到别人时心里暖洋洋的……意义不是你找到的,而是你活出来的。

关于‘为什么死亡可怕’。大家怕的,可能不是死亡本身,而是舍不得。舍不得爱的人,舍不得没看完的风景,舍不得还没好好体会的这一切……这种‘怕’其实在提醒我们:因为有限,所以珍贵;因为会结束,所以要好好经历。

最后一个问题最妙。生命的终点是死亡,那意义在哪里?一场烟花从点燃到熄灭,剩一缕烟后消失不见。但谁会在烟花绽放时‘反正要结束,为什么要放’呢?那漫天的光芒、周围人的惊叹,都在告诉我们:过程本身,就是意义。

孩子,你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,但寻找答案的过程,会让你长出翅膀。”

信写完后,我一直在想:为什么是一个小学生问我这些问题?

成年人总在孩子面前回避生死,觉得沉重,觉得孩子还小。但孩子不管这些禁忌,问题直接从心里冒出来。这让我意识到:那封信就是一场最原始的儿童哲学启蒙——不是概念推演,而是一个鲜活心灵发出的最本真的追问。

儿童的哲学不是等到“长大以后”才开始。他们天然就是提问者,可我们成年人,常常是那个让他们慢慢不再问的人。

这让我重新理解教育的起点。我们常说“传道授业解惑”,但“解惑”的前提是学生愿意把“惑”说出来。如果孩子的问题一次次被轻轻放下,他们就会慢慢学会不问。而当他们什么都不问了,教育就只剩下“授业”——知识还在传递,但心灵不再对话。

那个孩子问“为什么要活着”,一方面在寻求答案,另一方面也在寻求问的空间——这个问题是重要的,你没有觉得我奇怪。我要给的也不只是一个参考答案,还有态度:你的问题,我收到了;你的困惑,我陪着。

这让我想起学校里那些沉默的孩子。他们不惹事,安安静静。我们常夸这样的孩子“乖”。但现在我想,那些安静背后有没有一些被关上的门?

我还在想:学校能不能成为一个允许孩子问任何问题的地方?不是只有学科问题才可以问,不是只有“有用”的问题才值得回答。关于生命、死亡、意义,这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,恰恰最值得问。因为它们让孩子知道:思考本身就是有价值的。

或许,践行儿童哲学并不需要一门专门的课。它只需要我们在孩子提问的那一刻,弯下腰,认真地追问一句:“这个问题很有价值,你是怎么想的?”

不知道那个写信的孩子还会不会再问我下一个问题。但这封信正在改变我看教育的眼光。我开始留意走廊里的每一张脸,留意那些欲言又止的表情,留意悄悄递过来的纸条。因为我知道,每一张纸条背后都可能藏着一颗正在生长的内心。

(作者系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长塘里立心小学党支部书记、校长)



罗树庚 谈“给新校长的建议”⑤

如何打破老学校的惯性“茧房”

罗树庚

专栏的前几篇,我都是站在新晋书记、校长(统称“校长”)的视角,谈论如何快速度过新手期。这一篇,我想从学校视角谈一谈新校长如何站稳脚跟。

不论原地提拔,还是易地赴任,新校长面对的往往是前任留下的“老学校”。老学校的优点是可以随着惯性运行,但也正因如此,它会在“经验茧房”“认知茧房”的问题。学校过往的成绩、成就筑起坚固的“经验茧房”,会让身在其中的每个人产生“认知茧房”。新校长要快速度过新手期,需要带领全体教职工突破“茧房”,找到老学校新的生长点。

凸显自身优势,让学校焕发新生。新校长的个人优势,是打破学校“茧房”的一把钥匙。这种优势不是刻意彰显的个人光环,而是深耕教育多年沉淀的学科专长、资源禀赋或管理智慧,唯有将个人优势与学校发展深度绑定,才能让学校传统突破惯性思维。

有一位新校长,他是信息科技学科的骨干教师,深耕数字化教学研究10余年,这便是他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。到任后,他发现学校数字化校园建设是短板,于是立足自身优势,循序渐进推动变革:开设数字化教学与管理专题培训,亲自带头上示范课,用直观的课堂效果让教师感受到数字化教学的魅力;整合校内现有资源,搭建校园数字化管理平台、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,让优质教学资源实现共享;牵头开发数字化校本课程,引导教师将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,让课堂从“传统讲授”向“互动探究”转型。原本一所不起眼的乡镇学校两年后跃升为区域数字化教学示范校。

凸显自身优势,不是让校长“单打独斗”,而是以自身专长为引领,带动到任学校教师实现认知转化,构建组织共识。正如加拿大教育学者迈克·富兰所说,变革最大的敌人不是反对者,而是表面的共识与深层的惯

性。发挥自身优势,让到任学校焕发新气象,既是传承也是接续发展。

巧借新契机,让学校悄然转身。新校长到任,要善于捕捉时代机遇,将外部政策红利转化为学校发展的内生动力,在顺势而为中让学校悄然转身,实现“借势突围”。有一位新校长赴任时,恰好赶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出台《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》,这便是他带领学校突破“茧房”的绝佳契机。此前,该校的劳动教育仅停留在“打扫卫生”“种植花草”层面,教师对劳动教育的认知局限于“活动开展”,缺乏系统性和育人价值的挖掘。新校长到任后,结合学校实际,盘活校园内闲置的种植基地、废弃的杂物间,打造“男生工坊”“女生工坊”,将劳动教育与学科教学、校园文化、生活实践深度融合,“以劳树德,以劳育人”的特色让学校成为区域劳动教育的标杆。

无独有偶,另一位新校长赴任时,恰逢教育部印发《关于全面推进健

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。面对学校体育活动形式单一、学生运动积极性不高的现状,他没有局限于“增加时长”的传统思路,而是指导体育组教师自编校园特色课间操,将八段锦、武术等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其中,每天带头和师生一起做。校长的身体力行,一下子掀起了校园的运动热潮,学校一改过去沉闷的氛围,变得活泼泼的。

巧借政策契机,不是跟风,而是精准对接学校短板,将政策要求转化为贴合校情的具体举措,让学校在顺应教育发展趋势的过程中,实现悄然转身、突破升级。

点上突破,让学校变化看得见。新校长要想快速站稳脚跟,最有效的方式便是“点上突破”——找准一个具体、可落地的突破点,集中力量深耕细作,打造可感知、可复制的成果,让师生和家长看到实实在在的,进而凝聚起改革的共识,为全面突破奠定基础。

有一位新校长到任后,发现学校

办学特色不鲜明,师生缺乏成就感,社会认可度不高。他没有急于规划宏大的发展蓝图,而是找到突破点——STEM创客教育。他发现学校有一批热爱创新的教师,也有一定的硬件基础,只是缺乏系统的引领和平台。于是牵头成立创客教育工坊,整合校外资源,组织学生参加世界头脑奥林匹克创新大赛。短短一年时间,该校学生便在大赛中斩获亚军。一所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学校,一下子成为大家热议的焦点。这个点上突破,不仅让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提升,也激发了教师干事创业的热情,更让家长看到了学校的变化与潜力。

点上突破的价值在于以小见大,用具体的成果让学校变化看得见,进而带动学校实现全面的高质量发展。

突破“经验茧房”“认知茧房”,是新校长带领老学校实现新发展的有效路径。凸显自身优势,是内生动力激活;巧借政策契机,是外部机遇的把握;点上突破,是实践路径的落地。三者相辅相成,既能让新校长快速站稳脚跟,又能让老学校突破惯性,找到新的生长点,在传承中创新,在创新中发展。

(作者系正高级教师、特级教师,浙江省宁波高新区实验学校党总支书记)

治校方略

在“异想天开”中“滑”向未来

本报记者 孙和保 肖丽娅

每到下课,福建省德化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(简称“德化附小”)的操场上就响起轮滑鞋在地面滑过的“唰唰”声。这座建在半山腰的学校利用地形优势,除了建有全省首条200米国际标准速滑赛道外,还有轮滑冰球、高山速降等场地和赛道,学生在奋力追赶、起伏跳跃中乐此不疲。

德化地处福建中部的戴云山山脉深处,素有“世界瓷都”的美誉。在“无冰无雪”的土地上,学校自2020年招生起,5年多时间,从一所服务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新校蝶变为轮滑特色标杆学校,也为落实“健康第一”提供了生动样本。

破局:突破地域局限,找准特色方向

2018年,伴随着“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”的号召,国家推出“北冰南展西扩东进”战略。2020年,作为服务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德化附小成立。如何在新校建设中找准定位实现弯道超车,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课题。

“小学生好动且好奇心强,而轮滑炫酷且富有挑战性,只要给他们一双轮滑鞋,就能快乐地动起来。”创校校长罗贞艺另辟蹊径。但质疑声随之而来,“南方无冰无雪,怎样发展冰雪运动”“没有基础,师资哪里来”……质疑的问题不一而足。

面对外界的质疑与观望,罗贞艺没有退缩,决定将轮滑作为落实



“海峡杯”两岸轮滑交流赛在德化附小举办,学生在赛场上大展风采

“以体树人”、打造办学特色的核心抓手。学校随即着手制定《冰雪轮滑特色发展五年规划》,构建“兴趣小组激发热情—纳入课程推动全员—组建专业队伍培优—岗位送培保障师资”的阶梯式推广体系,让轮滑从“小众兴趣”迅速转变为“全员运动”。

站在学校操场上,看着一个个冲刺追赶的身影,罗贞艺感慨万千,如今全校90%的学生已掌握轮滑技能,达成“每个学生掌握1项以上运动技能”的要求,而“千人轮滑”大课间成为山城校园的一道风景线。

固本:软硬件齐发力,成长发展双奔赴

“走进德化附小就能看到学生

在赛道上飞驰的身影,这是我们最骄傲的风景。轮滑运动既破解了南方地域限制的难题,又精准回应了“小眼镜”“小胖墩”“小屏奴”等青少年成长痛点。”德化县教育局副局长陈海民评价道。

5年多来,德化附小戴眼镜的孩子寥寥无几,“小胖墩”也难见身影,这成为全体教师最骄傲的事。

回想当年,为了顺利推进该项目,德化附小将轮滑场地设施与新校园建设同步规划、同步推进,打造全省领先的校园轮滑运动硬件体系,成为全国少有的能开展轮滑全项目教学与竞赛的学校。

为了解决师资问题,学校建立

“岗位送培+外部引进”双师资保障机制,一方面选派教师参加国家级、省级轮滑教练培训,提升校内教师专业能力;另一方面聘请高水平专业教练驻校指导,吸纳社会轮滑协会资源,组建起“校内教师+专业教练+协会专家”的师资队伍。

体育教师许龙桂2021年调入学校后,凭借自身的轮滑基础承担起教学重任。如今,他不仅熟练掌握轮滑教学技能,还完成了国家三级裁判员培训,实现了专业成长与学校特色发展的双向奔赴。

育人:强化赛事载体,绽放青春光彩

在德化附小,轮滑赛事已成为育人的重要载体。学校坚持“以赛促学、以赛育人”,将赛事与文化课、艺术课深度融合,让学生在竞技中锤炼意志、学会合作、收获成长。

轮滑运动的蓬勃开展,催生了一大批优秀轮滑人才。县速滑队主力队员吴政达就是其中的代表。“我学轮滑已经6年了,一年级时还是罗校长亲手带我学的。”6年时间,吴政达从未间断训练,凭借不懈努力斩获2024年丽水国际轮滑公开赛少年男子B组5000米积分赛季军、3000米接力赛季军,即将小学毕业的他,已怀揣进入专业轮滑俱乐部发展的梦想。

除了专业人才的培养,赛事更

成为全员成长的舞台。学校以阳光体育、课后服务、大课间为载体,开展班级轮滑联赛、“千人轮滑”大课间等活动,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赛场上展现自我。学生在县级以上轮滑赛事中累计获奖200多人次,轮滑运动不仅强健了他们的体魄,更让团队协作意识、抗挫折能力在潜移默化中生根发芽。

在德化附小,轮滑运动早已超越了体育锻炼的范畴,成为守护特殊学生成长、融洽亲子关系、促进校地融合的暖心纽带。

针对全校16名跟班就读的特殊学生,学校为他们精心配备轮滑鞋,让他们与健全孩子一同享受轮滑的乐趣。有家长坦言,孩子刚入学时自我封闭、不爱与人交往,参与轮滑运动后,逐渐变得开朗活泼,学会了主动与同学交流。科学研究表明,轮滑运动对自闭症孩子的康复矫正具有一定效果,而德化附小将这一理论转化成了生动实践。

轮滑也成为修复亲子关系的“黏合剂”。一位家长回忆,因婚姻不顺,孩子曾一度叛逆孤僻,不愿与自己交流。自从陪孩子一起学轮滑后,父子俩有了共同话题,关系逐渐融洽起来。轮滑让家长走进了孩子的世界,也让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中感受到温暖。

从一所新校到特色标杆校,从一片操场到一片天地,德化附小以轮滑为笔,在南方的土地上书写了教育的温度与力量。

“声控花”引发了“涟漪效应”,学校还以此为契机,系统构建了“回应式”教育生态。

班主任在班级设立“心声角”,鼓励学生表达想法;语文教师创新作文教学,让学生先“说”再“写”;学校大力推广“校长信箱”,让每个学生都能直接向校长建言。

这些举措共同构成了“回声系统”,让“倾听—回应”成为学校的文化内核。这一系统让每个学生都能感受到,我的声音被听见,我的想法被重视,我的存在有意义。

其实,“声控解压花”并不难复制。它不必是昂贵的机械花朵,可以是一个“回音壁”墙角,教师承诺在那里会认真听完学生的每一句悄悄话;可以是一个“心声瓶”,每周由校长亲自开启回复;甚至可以只是一个简单的仪式:每天晨会,让一个学生站上讲台,说一件自己想做的事,全班鼓掌回应。关键在于,教育者是否愿意且懂得,将“倾听”作为一切教育行为的起点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仁怀市盐津街道第二小学)

校园一隅

“倾听”孩子成长

李小顺

山里长大的孩子,性格也像山——外表沉默,内心却情感丰富。“声控解压花”成了情感教育的绝佳突破口。

它对胆小的学生开得轻柔,对活泼的学生开得热烈,对失落的学生开得持久。黄昏时分,常有晚归的学生跑来喊一声“明天见”,心满意足地看着花朵绽放后离去。这一理念不只是墙上的标语,没有教师与学生的隔阂,只有想要看见花开的人和愿意为之发声的心。这一刻,教育不是单向灌输,而是双向的情感流动与生命对话。

我们见证了太多转变。有个转学生在花前犹豫良久,最终带着哭腔喊出“我想家”。花朵应声绽放,宛如一个温柔的拥抱。后来

他在作文中写道:“花开了,我的心里也开了一朵。”还有个腼腆的女孩小雅,从最初不敢发声到每天来“说心事”,最终自信地喊出“我要像你一样开花”。

这朵机械之花,似乎成了比任何说教都有效的“心理疏导师”。它以不批评、不说教的姿态,静静地存在与回应,便完成了对学生自我价值最直观的确认。

班主任彭老师说:“它像一个无声的伙伴,替我听到了许多学生课间不会轻易说出口的情绪。一学期下来,我发现班里的学生更愿意向我开口了,这种信任的迁移是意想不到的收获。”

学校心理咨询室的记录也显示,自“喊花台”设立后,学生主动前

来倾诉或求助的案例有了小幅但稳定的增长,一种“敢于表达情绪”的校园氛围正在形成。

除此之外,教师也发现,“声控花”本身就是一堂生动的STEAM课程,自然而然地成为各学科教学的鲜活素材。科学课上,教师讲解声波传感与机械传动原理;语文课上,学生观察花朵绽放过程并撰写日记;音乐课上,师生探索不同音量对开花的影响;美术课上,学生笔下的金属花总是五彩斑斓——在能回应的花朵面前,一切想象都拥有色彩。

更重要的是,它教会了学生一种与世界相处的态度:在这里,必须主动发声才能触发变化。这种从“等待”到“创造”的转变,正是创新人才培养的核心。